

## 旅行的真諦

——《跟世界熱戀 308 天》讀後有感

一般受香港文化熏陶過的人，喜歡追潮流、趕時髦，連編寫旅遊書籍的作者也透出這種俗氣。陳皮的《跟世界熱戀 308 天》無疑是一朵奇葩，因為要培養出奇花異草，須有優質的土壤；而陳皮竟能出淤泥而不染，實屬難能可貴。

香港人旅行，總愛選擇較流行、較先進的地點；編排行程時，少不免前往有名氣的食肆吃個肚滿腸肥，再湧去早被旅遊業污染的景點謀殺菲林，然後殺入商場名店內大破慳囊。與吃喝玩樂無關的事物，例如地地道道的風土人情、歷史名勝則乏人問津。作者在〈發現埃及〉一章中便道：「走入古蹟名勝，可看看外國人和香港人不同的參觀方法——前者不是團團圍著投入聽導遊講解，便是拿著書本逐角細看；後者若非嫌導遊太過長氣，就是抱怨其他遊人站在景點前阻礙拍照。」不懂歷史而參觀名勝古蹟，猶如不懂英文而去讀雪萊的詩歌，眼中所見只是一個個毫無意義的符號。港人旅遊，只能認識世界繁華熱鬧的表象，滿足五官的享樂，但忘卻了旅行的真諦。

旅行的真諦是甚麼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要做到「跟世界熱戀」。陳皮以行動走出富有深度內涵的萬里路：她以女兒身獨自到幾個冷門落後的地區旅遊三百零八天，融入當地人家的生活，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。

許多所謂熱愛旅行的人，說穿了只是熱愛目的地的繁華熱鬧、吃喝玩樂，日本、歐洲等旅遊勝地當然是首選。至於交通不便的蠻荒之地（馬拉威）、風花雪月美景欠奉的歷史名勝（埃及金字塔），或是只堪供應粗茶淡飯的窮鄉僻壤（埃塞俄比亞）、需要攀山涉水的絕處險地（津巴布韋、坦桑尼亞），則恐怕連被列入後備名單的資格也沒有。我肯定陳皮的旅遊觀實在與眾不同，因為上述的地方她都走遍了。

在津巴布韋，作者碰上了一生中最可怕的經歷：跟從領隊划獨木舟探險時，突然人仰船翻，領隊腰背受創，血肉模糊。作者身陷路途迷失、方向不辨的絕境，她但憑堅強意志，攙扶領隊一拐一拐橫越河流和樹林，掙扎逾三小時後終於返抵營地；在坦桑尼亞，作者成功攀登非洲第一高峰 Uhuru Peak，達成宿願後，興奮得意的心情躍然紙上。

原來作者的旅行觀與我頗為相近，道出我不少心底話。她在〈早安越南〉又透露一套獨特的旅遊哲學：「相比千篇一律的鴨仔旅程，又吵又悶又行貨，我寧可放下腳步，靜靜地嗅嗅越南人的生活氣息。」不錯，旅行該要輕鬆悠閑，能夠走走停停甚至靜下來思考則更好，再滲進幾分懶散的感覺就更讓人羨慕了，非這樣不能領略陶淵明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高妙境界。倘若全程急趕匆忙，走馬看花，只能視而不「見」，更不可

能有所感。

跟世界「熱戀」其實絕不容易，至少要像跟愛人熱戀一樣，欣賞對方的優點之餘，也要接納對方的缺點。要有這種成熟的態度，才能像李白與敬亭山「熱戀」一般，達到相看兩不厭的地步。讀者當可發現，陳皮確實在和世界熱戀：在旅途上遇到逆境，她能坦然承受、包容，沒有畏縮逃避，因為這畢竟是世界的缺憾；樂事來臨又能開懷享受，盡情欣賞世界美好的一面。這樣旅遊，肉體、五官的慾望雖然無法滿足，但有此閱歷，整個人當會脫胎換骨，靈魂變得無比豐盛，心胸眼界大大擴闊，孰優孰劣可以立判。

陳皮只是皮陳心不陳，她在〈放縱老撾〉中提到和旅途偶遇的外國男孩萌發出一段異地情緣，就像電影《日落巴黎》的情節一般浪漫。雖然最後有緣無分，還在心中「畫上了一道久久不散的極痛傷痕」，但她至今「依然回味這旅程的每一部分」。作者胸襟開闊，心靈純正健康，在這兒表露無遺。只有這樣的人才堪與世界熱戀，才能令世界更美好。畢竟美好的世界總有不完美的事情發生，有缺憾的人生才是更堪回味的人生。也許，這就是世界，這就是人生值得我們熱戀的原因。